



瑜伽師地論

菩薩地—真實義品 三 上

普力金剛上師 講於 大乘講堂

一九八三、十二、九

弟子宏能 筆記整理

【前言】

一切「假有」的諸法安住在什麼地方呢？它住在空性之中。因為有「空性」才能容納一切法的展現，空性本來就是如此，這是一切諸法的「如所有性」。因為有「空性」能容納一切法的因果變化，當然中間還有種種「助緣」的參雜；所謂的「緣」，就是許多的條件，不只有一個緣，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緣在裡面。能夠讓諸法在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時間上及空間上表現出來的是「因果」，能夠讓它在空間上從「因」逐漸成熟到「果」的作用是「眾

因多緣」。無論一切諸法或因緣果，都沒有離開「如實」的道理。所謂「如實」的道理，就是一切「有」的現象沒有離開空性的道理，而空性的道理包括一切假有的現象，以及它的眾因多緣。我們簡單的說，水要靠氫和氧兩種元素和合而成，請問，離開氫和氧有沒有水的存在呢？沒有。水的空性（理性）本來就是這樣，因為有空性才能夠讓兩種元素和合成水，這個道理就叫「如所有性」。

什麼是「盡所有性」呢？一滴水就和所有的海水一樣，這樣當然就「盡」囉！還有沒有不「盡」的地方呢？有的。好比這一滴是髒水、口水，或是下雨時的水、山溪流下來的水、露水，……，那它的存在處就多了，真是千差萬別。每一種水都有它的特性、相狀、差別，它產生的地方、時間、因素等不同。哇！一點水就有它

發行者：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顧問：劉發泉
策劃：張榮珠
編輯：張現能
校對：洪秀蜜
電話：(02)27524519
(02)27400877
傳真：(02)27117139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
1段127號8樓A座
劃撥：19619626
戶名：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

瑜伽師地論—菩薩地—

真實義品 三 上……………一

生活禪小品（力發老師蒐集整理）

一無所求……………十三

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十四

言無虛出的一行禪師……………十五

花未開全，月未滿……………十七

真知道，就做得到的……………十八

隻手之聲……………十九

認識你自己……………二〇

蓮花與荷葉……………二一

驅虎惠民……………二二

變形拔友……………二三



各自的相狀，各各不同的表現，那就是說，這一滴水就能夠充分發揮它所有的功能、相狀，發揮它所有的作用、關係，以及和其它水滴的連繫作用，……，這些體、相、用全都包括進去。所以，一滴水就具備了無窮無盡的道理！本來世間一切法，任何一個法都具備這「盡所有性」。

我們中國人講五倫、八德，做父親的要像父親，這是做父親的「盡所有性」；做兒子的要像兒子，這是做兒子的「盡所有性」；做國民的要像國民，這是做國民的「盡所有性」。當兵的人在軍隊裡服務的時候要盡職，在學生時代要盡我們的力量去讀書，進入服務社會的時候要盡我們的力量為社會服務，每一個人都應該盡量發揮本位的全部的能力、全部的努力、全部良好的人際關係，……，這些都是相當於「盡所有性」。有位阿兵哥問我，什麼是中國的四維、八德？跟我們的生活如何社會化？根據本論來說，就是每個人應當站在他自己的本位上，盡量發揮智能，努力付出所有他應該負的責任，這就是「盡所

有性」，這是在世間法方面來了解它的意義。

因此，我們知道「如所有性」相當於空性的理體，「盡所有性」相當於由空性展現出的種種「事相」與「妙用」。如果能夠對「如所有性」體悟得很徹底的話，也就是證得了「根本智」，能夠獲得解脫、證得「我空」的真理；而對「盡所有性」體悟得很徹底的話，也就是證得了「後得智」，不僅能夠獲得解脫、證得「我空」的真理，而且能夠滅除許多「所知障」，把對諸法所知不徹底的、不如真理的知見一一破除；對於每一件事物的「體性」、「相狀」、「作用」、「能力」、「主因」、「助緣」……等各各如何，都能夠建立起正確的知見，並且一一都可以把它演繹出來。這樣，我們的智慧對人生才有徹底的了解，才能當下享受整個人生最真實的現狀，增加我們人生的樂趣與意義。

論文講了「如所有性」、「盡所有性」這兩種真實後，接著又講四種真實：一、世間極成真實，二、道理極成真實，三、

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四、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前面我已經跟大家解說過了。其實，只要好好把「如所有性」、「盡所有性」這兩種真實體會，就已經足夠了，起碼對本品的精髓有所把握。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也是由於我們認識這兩種、四種真實所引生的智慧，這些真實是「理」，了解這個理有什麼好處呢？因為我們是大乘佛教徒，已經發菩提心了，聽別人說對的也認為是對，別人說不對的也認為是不對，聽別人說是老人家也認為是老人家，聽別人說是小孩子也認為是小孩子，……這樣在佛法上站得住腳嗎？我們不能隨便批評別人，起碼它們是「世間真實」，並沒有錯，不能馬上下定論，說它這樣不對或這樣不行！但是「世間真實」不一定能夠在「道理真實」上站得住腳；換句話說，有些「世間真實」在道理上還有些缺失、不夠圓滿，我們只能用道理來開導他，用「道理真實」來擴大他對「世間真實」的範圍，破除他不正確的個人成見。「道理真實」的範圍雖然可以很大，包括

有漏法、無漏法、有為法、無為法，只是一般世間的道理並沒有無漏法、無為法，但文字上可以這麼歸納整理；好比用文字可以寫小說，也可以用來寫解脫的佛法經論，所以世間的「道理真實」也可以包括佛教的道理，但是一般世間的道理不能夠讓我們獲得解脫，因為它不能處理我們內心煩惱的問題。如果想處理我們內心煩惱的問題還必須得研究「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這樣才能夠消除煩惱障。就個人來說，一旦消除了煩惱障，個人就能夠獲得解脫，但是對於始終存在的社會問題還是沒有辦法獲得解決；因此想要解決社會上所有的問題，要更進一步研究「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這樣才能夠廣度眾生，解決社會上許許多多的問題。

這兩種淨智我們昨天已經講過了。請問，我們對這兩種真實、四種真實有所認識之後有什麼好處呢？當然有很多好處。我們認識了這些真實以後，就能夠經由佛法引發內心的智慧，當然這還不是無漏的智慧，只是眾生內心合乎真理去推理

的智慧(如理作意)，但這個智慧還是不錯的，尤其是「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這兩種真實，只要能夠好好地體會，就不會那麼容易生氣或煩惱啦！所以，我們要常聽經聞法，才有「聞慧」；聽經聞法以後，在腦筋裡好好地、常常地思惟法義，這樣才會有一「思慧」。好比我們思惟：「我為什麼常發脾氣，這樣我不就是傻瓜嗎？我不是自尋煩惱、自找痛苦嗎？我不是自己在創作地獄的環境嗎？不可以！我不要和地獄相應，我應當和天堂的生活相應！怎麼樣才能和天堂的生活相應呢？我不要發脾氣，不要生起煩惱，這樣就不會和地獄的生活相應而和天堂的生活相應。」所以，地獄的生活環境是我們自己創作的，天堂的生活環境也是我們自己創作的。只要我們能夠不要發脾氣，不生氣煩惱，當下就和天堂的生活相應，不用等到死後才往生天堂。如果等到死後才往生天堂，誰能看得呢？我們不用等到死後才去，現在我們就能過著天堂般的生活，不發脾氣、不起煩惱，當

下就是生活在天堂之中。真有那麼快就到天堂嗎？快得很！只要我們能夠用智慧控制自己的內心，讓它平和穩定就可以了！當然，這種智慧要有一「聞慧」以後，常在腦筋裡想一想：這種道理有沒有騙人呢？就算是騙人也無所謂吧！如果能夠不發脾氣，那是多麼舒服的事啊！如果硬拗說，我就是愛發脾氣，不上它的當，這樣，我們一定是過著地獄般的生活，稍微推想就可以知道。如果自己願意過著地獄般的生活，在裡面受苦受難，那是活該，誰也沒有辦法啊！所以，我們要常在腦筋裡想一想：不發脾氣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有百利而無一害。如果我們的內心是平和穩定的，當下就是幸福！我們再來看下一段論文。

【論文】

又安立此真實義相，當知即是無二所顯。所言二者，謂有、非有。此中有者，謂所安立假說自性，即是世間長時所執，亦是世間一切分別戲論根本，或謂為色受想行識，或謂眼耳鼻舌身意，或復謂為地

水火風，或謂色聲香味觸法，或謂為善、不善、無記，或謂生、滅，或謂緣生，或謂過去、未來、現在。或謂有為，或謂無為，或謂此世，或謂他世，或謂日月，或復謂為所見、所聞、所覺、所知，所求所得意隨尋伺，最後乃至或謂涅槃，如是等類是諸世間共了諸法假說自性，是名為有。

言非有者，謂即諸色假說自性，乃至涅槃假說自性，無事無相假說所依，一切都無假立言說，依彼轉者皆無所有，是名非有。

先所說有，今說非有，有及非有二俱遠離法相所攝真實性事，是名無二。由無二故，說名中道；遠離二邊，亦名無上。佛世尊智於此真實已善清淨，諸菩薩智於此真實學道所顯。

【白話譯釋】

我們講過兩種真實，如果對它不能深刻體會的話，就會掉到兩邊去。一、對「如所有性」如果不能深刻體會，就會掉到「空」的一邊；二、對「盡所有性」如果

不能深刻體會，就會掉到「有」的一邊。如果我們不能夠對「空」和「有」有正確的、徹底的領悟的話，就不能體會佛法最奧妙、最圓滿究竟的「中道」思想。所以，這段論文要我們在「如所有性」、「盡所有性」這兩種真實有正確的、如實的了解，不要以為「如所有性」是一種真理，「盡所有性」又是另一種真理。「如所有性」和「盡所有性」就在一切法的當體同時存在。好比眼前的桌子同時具有「如所有性」和「盡所有性」，而且「空」和「有」沒有互相矛盾，反而是一切法互相依靠、互相幫助的一種展現。所以論文把前所說的二種真實、四種真實把它們和合變成了「無二真實」，這是本論〈真實義品〉想要達到的目的。那麼，怎麼安立這最圓滿、最徹底的真實義呢？就是「無二」（或稱不二）。什麼是「無二」？我們得要先了解「二」。在法相唯識學上，比方說「沒有」，它有一個原則性，尤其本品的下文一直在闡述的「沒有」，是指在語言、文字等符號上是「沒有」的，並不是把客觀

的存在也否定掉。它特別強調這點有什麼好處呢？好處很大！如果我們知道語言、文字等符號是「沒有」的話，即使別人惡意地批評或謾罵我們一千次，我們也可以無動於衷。好比有人罵我像狗一樣笨呆，或像豬一樣愚蠢，或像烏龜一樣怯弱緩慢，……什麼不好的比喻都罵得出來，可是我們的內心一點也不會生氣。為什麼？因為我們已經對法相唯識學所講「語言是假的，它沒有真實的自性可得」的道理，已經有很深刻的體悟。怎麼樣體悟呢？好比你說我笨得像豬一樣，我的頭會變成豬頭嗎？沒有啊！我還是原本的那個頭。又好比你說我像一條大笨牛，我的頭會長出兩隻角嗎？沒有啊！又好比你說我像老鼠一樣膽小，我會變成老鼠嗎？沒有啊！……既然別人所說的語言和我的身體都沒有關係，那就讓他說個痛快也不錯，對我也沒有絲毫損失，既沒有添加什麼，也沒有減損什麼；他再怎麼罵我，就把它當作是罵別人一樣，沒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一般人日常的生活，都是生活在

「語言」的世界裡。我們在家庭的生活、社會的生活、國家的生活、世界的的生活，都是生活在「語言」的世界裡，都在它所代表的觀念裡分別、計較、執著。好比有人被罵像一條大笨牛，他馬上氣得哇哇叫，認為他罵我像牛一樣笨，是說我的脾氣像牛一樣頑固嗎？真是難以嚥下這口氣！其實，別人再怎麼罵你像牛一樣，你也不可能變成牛，你幹嘛那麼傻呢？別人再怎麼罵你像豬一樣，你也不可能嘴巴長長、耳朵大大的變成豬的模樣吧！一切的煩惱都是自討苦吃！別人無論怎麼罵我們像豬或牛一樣，我們都笑一笑就過去了！請問，我們會變成豬或牛嗎？不會吧！所以，那些話只是語言，和我們的身體一點關係也沒有！這樣的話我們就會解脫，因為我們在人類社會裡，總是生活在語言的（妄想）世界裡（註○），如果我們受到語言的影響，那麼將會引生無量的煩惱，比牛毛還要多！

所以，本品先提到：一個是說「有」的真實義，一個是說「空」的真實義。本

段論文怎麼說呢？「有」包括我們用語言所建立的一切事事物物，語言的傳承不是現在才有，它是千萬年來流傳下來的人類文化與生活習俗。中國文化和埃及文化都相傳有五千年的歷史，但是人類的語言到底相傳了多少千年或萬年呢？沒有學者敢肯定。語言早就有了，它遠遠超過有文字的記載！由於長時間我們語言的習慣，將我們的觀念用語言表達出來，所有的語言都是有相對待（立）的，好比有你有我、有好有壞、有大有小、……，好多的名詞相對立。有物質方面的，有心理方面的，在佛法來說，好比前面提到色、受、想、行、識等五蘊。我們有了身體，就有了世界，在身體方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在世界方面就是地、水、火、風，或是色、聲、香、味、觸、法。那麼人類的社會觀係裡，認為不是好人就是壞人，

好人是善的一類，壞人是惡的一類，有些人不做善事，也不做惡事，這些不善又不惡的我們將之歸為「無記類」，所以不能夠只用「二分法」。現代有些政論家對人

的好或壞，常用「二分法」來作批評；人的妄想與種種行為哪有那麼簡單，一個現象的出現，只用「二分法」來分析，這樣怎麼可能完整地表達？老實說，「三分法」都不夠用！但是唯識學家通常都用「善、惡、無記」等三分來歸納。好比有些人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但是他們對社會也沒有什麼為害。

另外，就一般世間的「總相」來講，無論是貧富、貴賤、有學問沒學問……，大家被父母生下來，活在世間，總有一天都會死去，「被生下來」是一樣，「死去」也是一樣；無論是誰「被生下來」都是平等的，無論是誰「死去」也都是平等的，這種待遇誰也免不了、避不開！不會說，他比較好不用受「死」的待遇，我們比較倒霉才要受「死」的待遇。不可能的，大家都平等平等！有生必定有死！這是無常律，是定律。在物質方面叫作「生滅相」，在人類方面叫作「生死相」。

在佛法來說，一切現在所生的現象，絕對不是只有單單一個或兩個因緣就能

夠生起的，而是眾因多緣而生，這叫作「緣生」。無論是人，還是植物或昆蟲，都一樣是眾因多緣而生，所以「緣生」是指現存的一切現象。在時間方面，有過去、現在、未來等三世，這是根據世間法來分析這些現象，是許許多多名詞的「有」。還有，佛法不是自己說有有為法、無為法，我們一般人都是在修有為法，那就是有所作為、有因有果。如果智慧修證到不生不滅的真理的話，就超出因果範圍之外，達到空性真理的本體，那就是無為法了。好比阿羅漢證到「無我」的真理了，體悟所有的「有為法」都是因為「有我」的關係。因為他悟到「無我」的真理，了解所有「我」的觀念，是自己執著有一個實在的「我」，但事實上沒有辦法有一個能主宰的、自在的、不變的「我」的身心得，所以他能夠證得「無我」的真理，這樣就能夠無所作為，不造作有漏、有為之因，就不會得有為之果，所以阿羅漢是證得「無我」的無為法，而獲得涅槃解脫。「無為」是在真理方面（客觀）來說，在修行者（主觀）能

證得方面來說，也叫作無為。以上這些論述，都是有很多事理可以用語言、文字來講的。有些人喜歡講某人前世是什麼因果？今生又是什麼因果？我認為過去的已經過去了，無論過去是阿貓或阿狗都沒有關係，那些都已經過去了，即使知道過去又有什麼用呢？所以，不要問過去生自己是什麼？就算是昨天發生的事，昨天也已經過去就沒有了！有些人喜歡算老帳，好比幾個人在談天說地，本來根本沒什麼事的，有人忽然提到，「去年某個時間，你在某人面前說我的不對，讓我很難堪！」結果聚會歡樂的氣氛馬上沈默、凝住了，有人的臉色變得很難看。那個煩惱早已過去很久了，又把它從垃圾堆裡撿拾出來，讓大家重新聞一聞它的臭味，重新再吵一次架，真是莫名其妙！這樣就表示煩惱的種子沒有斷除掉，已經過去那麼久的事情還把它重新提出來幹嘛！好比有些人已經死掉好久，早已化成一堆白骨了，還把他提出來和別人爭執或吵架，真是愚不可及啊！所以我們要把現在，才

能創造美好的將來！因為因果是有的，過去或許我們做錯了很多事，如今嘗受很多苦果，沒辦法改變，但是現在的許多因素我們卻可以修改，對不對呢？如果現在肯修改不對的行為，就可以創作將來美好的生活。現在努力創作善因，就可以把握將來的善果，這是絕對正確的！所以我們不要總是活在過去的煩惱裡面，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把握現在的善因，創造將來的善果，這樣才是正確又理想的人生態度！以上這些都是對「有」的闡述。

還有對我們眼睛所見的，耳朵所聞的，內心所覺、所知，有的東西得到，有的東西丟掉，……這些都是「有」的。另外，在思想方面，有研究、有探索、有思惟，……這些是在無形的精神層面，不是在物質方面可見的，這些也是「有」的。在精神方面，能夠思想、能夠思惟追溯真理，這不能夠說沒有；所以，我們修行，有「道」可修，有「涅槃」可證，都是「有」的。這些都是世間上大家所共同了解的，眼睛看得到，耳朵聽得到，內心想得到，

所見、所聞、所覺、所知，這些都是「有」。我們先認識這些「有」，再來認識什麼是「沒有」，以後再來認識什麼是「有」和「沒有」的綜合體。

什麼是「沒有」呢？論文說，就佛法的真理來說，好比桌子是「有」的，但是它住在「沒有」的（無相的）「空性」理體中；椅子是「有」的，但是它也住在「沒有」的「空性」理體中；講桌上的小銅佛也是「有」的，但是它也住在「沒有」的「空性」理體中；萬事萬物是「有」的，但是它們也住在「沒有」的「空性」理體中。從這個地方看，不管佛教說的一切物質（色法），還是精神層面的受、想、行、識，所有的見聞覺知，所有的名詞都包括進去，無論是有為法的名詞，還是無為法的名詞，日、月、星辰、宇宙……等等名詞，這些都是名詞的建立，但是就它們的體性來說卻是「沒有」，在它們假立言說的體性來說也是「沒有」。因為理性（空性）是無相的，但它可以容納一切「有」，而一切「有」也沒有離開這理性，所以就理

性方面來看，一切法都是「沒有」，無論是過去、現在或未來的一切法都是住於「沒有」的「空性」理體中。我們怎麼樣來領會佛陀最圓滿的真理呢？要把對

「有」方面的執著掃除，也要把對「沒有」方面的執著掃除。這樣我們該怎麼樣去了解呢？這好比我們腳踏兩條船，「有」的不可以搭，「沒有」的也不可以搭，懸掛在半空中怎麼辦才好呢？這個玄妙的真理我們要好好地去體會。

昨天我們說過了「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就可以和這個玄妙的真理相通。

既然我們知道，一切「有」都是住於「沒有」的「空性」理體中，如果認為一切法是實在有，不就是偏執於「有」方面嗎？這樣就把「沒有」的「空性」理體喪失了；反之，如果認為一切法的相與用都「沒有」的話，這樣不就是偏執於「沒有」方面嗎？這樣也是不對的。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去體會呢？一切「有」（事相）都是住於「沒有」的「空性」理體（理性）中，而「沒有」的「空性」就存在於一切「有」

當中。一切「有」沒有離開「空性」理體，「空性」的理體就在一切「有」中。事相沒有離開理性，理性也沒有離開事相！具有這種正確的知見，「空」、「有」同時具足，就叫作「無二」（或稱不二）。「空」、「有」兩邊的執著都沒有，但是兩邊的道理都成就，這就是論文所謂的「有及非有二俱遠離法相所攝真實性事」，將「空」、「有」兩都遣除之後，才能夠證到所謂的「中道」。如果能夠遠離「空」、「有」兩邊的執著，證到諸法「中道」的實相真理，就是成佛啦！佛是「無上正等正覺」！我們凡夫執著的是「有」，阿羅漢執著的是「無我」的偏空真理，菩薩為了要成就佛果，不能夠不離開凡夫所執著的「有」，也不能夠不離開阿羅漢所執著的「空」，而安住於一切法的「中道」實相。菩薩的證悟才是整體的看法，這種智慧才是圓滿的智慧，也就是佛菩薩的智慧，這種智慧最沒有缺點，完全沒有辦法去吹毛求疵，所以祂的見解最徹底，沒有任何疑惑在裡面。菩薩想要獲得真實智慧的話，對這種

真實無二的道理要時時刻刻都有所警

覺，時時刻刻都有深刻的領會，以後才能證到圓滿究竟的真理，將內心本覺的智慧光明完全顯現出來。

菩薩要怎麼證入這無二的真理呢？

一個是「聞慧」，一個是「思慧」，一個是「修慧」，成就了這三慧以後，才能夠有證入無二真理的智慧。所謂「聞慧」，是我們要常聽經聞法，或自己研究佛教經論；所謂「思慧」，是我們將所聽聞的經教義理好好地思惟，不能夠它是它、我是我，像看電視一樣，看完電視，腦海裡沒有留下什麼記憶或啟示。好比看完「少林寺」的電影，覺得要去想一想：啊！少林寺的高僧海燈法師好棒！一個手指頭著地，就可以整個人倒立起來。過去我和他曾是好朋友，幾十年沒見面了，是最近在報紙上看到他一指倒立的相片。約三十七年前，我到杭州西湖的靈隱寺掛單，他也到那裡掛單，一起聽《楞嚴經》結識的。只要對我們有深刻印象的事物，我們就會去思想它。如果我們研究佛教經典把

這「空」和「有」的思想聽過以後，用心去思惟它對還是不對？因為眾生都執著「有」，所以我們就要用心去思惟它的過患。是啊！每當別人罵我「豬頭」、「狗頭」；；我是不是會變為「豬頭」、「狗頭」；；不會啊！想想還蠻有道理的！所以，我們修學佛法一定要經過這種「思惟」的功夫，以後才能夠有所體會，並且應用到日常生活上。無論是在家庭裡生活，或是在朋友圈裡生活，還是社會上的生活，就在日常生活當中實際去體驗，才能夠成就「修慧」。在生活當中有所體驗了，而且滾瓜爛熟成為習慣了，習慣之後成為自然，這樣才算是「證慧」。好比，過去別人罵我時，我還會生氣，受到佛法的薰習後，慢慢的就會感到言語的虛妄不實，變得不會生氣了。再後來，無論別人怎麼罵，不僅不生氣，感覺好像罵別人一樣，為什麼要生氣罵人呢？感覺他很可憐、很好笑！這就是有了「證慧」。所以，要能夠思想和生活達成一片，才能夠證到「不二」，能夠讓「空」和「有」的道理達成

一片，這也叫作「不二」。所以「不二」的境界，要從知見、思想上通達以後，在生活上面表現出來，這樣才算是圓滿覺悟真正的「不二」境界。

我們再來看下一段論文：

【論文】

又即此慧是諸菩薩能得無上正等菩提廣大方便。何以故？以諸菩薩處於生死，彼彼生中修空勝解，善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諸有情。又能如實了知生死，不於生死以無常等行深心厭離。若諸菩薩不能如實了知生死，則不能於貪瞋癡等一切煩惱深心棄捨。不能棄捨諸煩惱故，便雜染心受諸生死。由雜染心受生死故，不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諸有情。若諸菩薩於其生死以無常等行深心厭離，是則速疾入般涅槃。彼若速疾入般涅槃，尚不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諸有情，況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又諸菩薩由習如是空勝解故，則於涅槃不深怖畏，亦於涅槃不多願樂。若諸菩薩深怖涅槃，即便於彼涅槃資糧不能圓滿。由於涅槃深怖畏故，不見涅槃勝利功

德。由不見故，便於涅槃遠離一切清淨勝解。若諸菩薩於其涅槃多住願樂，是則速疾入般涅槃。彼若速疾入般涅槃，則便不能成熟佛法及諸有情。當知此中若不如實了知生死，即雜染心流轉生死。若於生死深心厭離，即便速疾入般涅槃。若於涅槃深心怖畏，即於能證涅槃資糧不能圓滿。若於涅槃多住願樂，即便速疾入般涅槃，是諸菩薩於證無上正等菩提無大方便。若能如實了知生死，即無染心流轉生死。若於生死不以無常等行深心厭離，即不速疾入般涅槃。若於涅槃不深怖畏，即能圓滿涅槃資糧。雖於涅槃見有微妙勝利功德，而不深願速證涅槃，是諸菩薩於證無上正等菩提有大方便，是大方便依止最勝空性勝解。是故菩薩修學道所攝最勝空性勝解，名為能證如來妙智廣大方便。

【白話譯釋】

這段論文講菩薩的知見既不著於「有」，也不著於「空」，這種「不二」的智慧開顯之後，有什麼好處或壞處呢？只有好處，沒有壞處。這段文不能一句一句

的說，否則今天說不完，即使明天再說一天恐怕也說不完，我想把這段文綜合起來說出它的道理。如果菩薩對於「空」和「有」能夠徹底地了解，有什麼好處呢？當然有，有殊勝的利益。如果修行者只有偏向「空」的真理，對於煩惱的人事物就會怕去接觸，因為怕煩惱上身嘛，所以就趕快取證「我空」的偏真涅槃。但是對於菩薩來說，這種涅槃還不是究竟圓滿的無住大涅槃，大涅槃是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不住於「空」也不住於「有」的「不二」涅槃。如果只住於「我空」真理的涅槃，是阿羅漢的偏真涅槃，對於自我的問題是徹底解脫了，但是廣大眾生的問題卻沒有顧及到。換句話說，即使他已證得了「空性」的真理，但是也不廣大普遍，只有自己心性證得我空的解脫，並沒有對於人類社會有任何改善或貢獻。因為所取證的空性真理涵蓋範圍不大，無補於眾生的事情，也無補於成佛的事情，所以佛菩薩不住於偏空涅槃；為什麼也不能住於「有」呢？如果佛菩薩住於「有」，這個也實在有，那

個也實在有，那麼就貪著於世間啦！如果貪著於世間就會引生貪瞋癡，馬上煩惱就生起來了，有煩惱就有生死，有生死就有輪迴。這樣，佛菩薩還需要別人來度化他，哪裡還有可能去度化別人？這樣，菩薩怎麼輔佐佛陀、廣度眾生、弘揚佛法、成熟眾生善根呢？根本不可能！所以菩薩不能住於「有」。還有，菩薩對於「生死」也不會害怕，為什麼？因為不生不滅的真理就在「生死」裡面，所以菩薩就在無盡的「生死」裡面，取證不生不滅大涅槃的真理。這有什麼好處呢？當然有很大的好處啦！雖然內心也知道涅槃很不錯，既寂靜又安樂，但想到廣大的苦難眾生需要救度，即使處在「生死」裡面也不怕，這樣，內心就已經獲得解脫了，就可以展開度化眾生的行動了，既不會煩惱又能夠度化眾生，這樣就可以成就佛道啦！菩薩無論偏執於「空」或「有」的任一邊都不行。如果執著於「空」的一邊，認為這樣就是無住大涅槃，以為眾生也都獲得了大涅槃；可是每當貪瞋癡心生起來

的時候，就會引生種種煩惱。好比有些人喜歡哭，你去安慰他，勸他別哭，他還可能跟你吵架哩！「我的個性就是這樣，我就是要哭嘛，不行嗎？」你好心勸他，他還跟你發脾氣，真是頑固愚癡啊！這樣的行為表現十足就是凡夫！當然菩薩知道這是不可取的。所以，菩薩內心還要有一部分阿羅漢「無我」的思想，這樣的話，內心才能夠沒有貪瞋癡，但是內心又沒有阿羅漢那種面對煩惱或生死的畏懼。因此，菩薩既要有阿羅漢「人無我」的思想，才能斷除內心的貪瞋癡，又要有「法無我」的思想，才能不畏懼煩惱與生死，廣度眾生。還有，菩薩了知度眾生，其實是沒有眾生可度的！如果大乘行者覺得還有眾生可度的話，那表示他還是處於凡夫心態的程度；因為，沒有實在的「眾生」可得，因為眾生也是住於空性的理體中，即使度盡一切眾生，也只不過證得廣大的空性理體而已。如果能夠有這種圓滿的修養程度，才算是真正的大乘菩薩。所以，菩薩不畏懼生死，也不喜歡涅槃，如果畏懼生

死就有凡夫的種種貪瞋癡煩惱，如果喜歡涅槃就證入阿羅漢寂滅的滅受想定。

有個故事很好笑，過去有個跳童的，跟我說她是觀音菩薩，她用台灣話說觀音菩薩有「大媽」、「二媽」、「三媽」。有一次，她看都沒有信徒來問，而齋堂裡只有個「菜姑」，於是她就對菜姑說：你今年九月就會涅槃喲！菜姑一聽真是怕死了，她想：涅槃不就是要死翹翹了嗎？哪個人會喜歡死呢？於是她問乩童：我這個涅槃是會死掉，還是不會死掉呢？這一問，問出問題來了，到底是會死掉的涅槃，還是不會死掉的涅槃呢？菜姑心想：現在是六月，到九月還不到一百天，難道就會死掉嗎？這怎麼辦才好？我有弟弟、弟媳，還有一堆親戚，就這樣無緣無故死掉，我怎麼捨得？於是她就問觀音菩薩，到底涅槃是會不會死掉呢？乩童也搞不清楚。那時我剛好進去齋堂，我一走到她面前，跳童的鬼神也退了。她竟然一開口就問我：「請問什麼叫作涅槃？到底涅槃會不會死掉呢？」我說：「阿羅漢證得

不生不滅的真理，有『有餘依涅槃』和『無餘依涅槃』之分。什麼是『有餘依涅槃』呢？人還沒有死（還剩可以依靠的果報身未盡）就證得小乘的最高阿羅漢果位；什麼是『無餘依涅槃』呢？就是人也死了，可以依靠的果報身也壞滅了。」我只跟他講小乘的涅槃，不講佛菩薩的大涅槃。所謂大涅槃，生死就是涅槃，煩惱就是菩提；就在凡夫裡面生死、生死、……，就是涅槃了。她是鬼神附身，怎麼可能曉得這些道理？當然不曉得。觀世音菩薩度化眾生，不需要我們這個身體，祂有三十二應身，祂想示現老人度眾生，馬上化現成老人家，祂想示現小孩子度眾生，馬上化現成小孩子，……，不需要借我們凡夫臭穢的身體來跳童。只有鬼神才需要附在人身，讓人拜拜接受供養；自己沒有身體所以只好依附他人的身體，吸收一點精氣神，很多佛法的道理都不懂，可是卻有人相信這種看似神奇的事。

那麼，我們了解到涅槃有阿羅漢的『有餘依涅槃』和『無餘依涅槃』，以及

佛菩薩的無住大涅槃。菩薩不喜歡小乘的偏空涅槃，這樣就不會掉入偏「空」的一邊，也不喜歡貪瞋癡當凡夫眾生，這樣就不會被五欲、六塵境界所迷惑。所以菩薩常住「中道」實相，雖然常與眾生一起處在生死中，心裡還保持有一點歡喜涅槃，但不能全部歡喜涅槃。如果全部歡喜涅槃的話，就馬上和阿羅漢一樣證入偏空涅槃了。菩薩的心裡還有一點歡喜涅槃，這樣才能離開貪瞋癡，菩薩歡喜和眾生結緣，但這不是貪瞋癡，那是菩薩對眾生的慈悲喜捨！所以菩薩的證境，「如所有性」就在「盡所有性」裡面，「盡所有性」裡面就包括「如所有性」，這樣就不會貪戀於涅槃，也不會畏懼於生死，成就「中道」實相的慧觀，這也是佛陀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智慧。

這段論文比較好體會，唸過了以後就可以有所體會，所以我把它收束起來稍作講述，讓大家有個更具體的觀念。為什麼菩薩要這麼做呢？這樣做表示菩薩對於「空性」的體會已經圓滿到達了極點，因

為菩薩知道對於「空性」真理的體會，不是單單在自己主觀上證到「我空」；真正證到圓滿的真理，一定要在客觀的一切對象（法）上，都能夠體會它們無不具足「空性」的真理。好比每一個在生死裡流轉的親戚朋友、冤親債主，乃至一切眾生，也都住在「空性」真理之中，所以菩薩發起廣大行願，要度盡六親眷屬乃至一切眾生，一切冤親債主、六道眾生的佛性都是平等平等，這樣菩薩才算證到廣大圓滿的空性真理。因為一切冤親債主、六親眷屬，乃至一切眾生都沒有離開「空性」的真理，菩薩度盡他們就是真正的證到圓滿究竟的「空性」真理，這就是佛菩薩的「勝解空」。(待續)

【註釋】

註○《楞伽經》說世間有十二種妄想：

一、言說妄想：是眾生的種種音聲，好比鳥類的妙音聲、歌唱家的美妙歌聲，乃至我們日常的人際交談互動，我們在其中作種種計著。

二、所說事妄想：我們在群體生活中有種種瑣事發生，不能覺察，依靠那些事能生起種種言說妄想。

三、相妄想：當我們遇到種種所說事時（六根對境），計著它的相狀，如計著地的堅性、水的濕性、火的煖性、風的動性，或如在炙熱的陽光下，遠處的陸地上，口渴的鹿以為那裡有水，朝陽焰奔去，結果什麼也沒有！眾生都迷於事相，而不知其性虛妄不實，於一切法妄計名相。

四、利妄想：樂著能讓世間生活富足的種種財寶或資生之物，不知其物本為虛幻而起貪著。

五、自性妄想：認為某事物有一定的自性可得，如果持此見解就是惡見妄想。佛法說諸法皆由眾因多緣和合而成，而無有一定之自性可得，因此諸法真正的自性就是空性。

六、因妄想：分諸法是有因生？還是無因生？是自生？還是他生？還是自他共生？這些若因若緣的有無分別相，稱作因妄想。《中觀論》頌：

「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

七、見妄想：計執諸法是有是無？是二是異？是俱是不俱？有這些惡見解就相當於外道的妄想計著。如果說諸法是真的「有」，它會生滅變異，如果說它是真的「無」，它的相用宛然；如果說我與五蘊是「一」，離開色受想行識哪有我可得？如果說我與五蘊是「異」，我有種種見聞覺知；我們對境時生起的見解是俱時生起的呢？是分別生起的呢？《唯識論》一曰：「無始時來，虛妄熏習內因力故，恒與身俱。不待邪教及邪分別任運而轉，故名俱生。」《唯識論述記》一曰：「與身俱起，名曰俱生。後橫計生，名分別起。」因為有這些妄想計執，所以總為煩惱困縛。《中論》歸敬頌曰：

「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

八、成妄想：對於能觀的我，及所觀的境，生起決定的見解，在這些只有假名的

諸法上，計著我、我所而生起種種言說分別。

九、生妄想：對於諸法能生起的助緣是有還是無，生起計著。諸法由眾因多緣和合而生，無不安住於本不生的空性理體中。

十、不生妄想：認為一切法本來就有它實體的存在，並不需要什麼因緣，是「無中生有」的錯誤見解。

十一相續妄想：認為一切的因果是次第相續而不斷絕的，好比長長的金鏤絲相續不絕。佛法說有為諸法無一常住，但世人都認因果連續常住。

十二縛不縛妄想：我們的內心有種種的分別、計較、執著，所以覺得自己的身心有被束縛或不被束縛的因緣計著。以佛法的真理來說，一切法本無自性可得，哪裡有束縛或不束縛你的身心？只因我們的心心有種種情執，所以就有種種束縛。稍後，更說「佛法」是第十三種妄想，但是這「佛法」的妄想卻能假借言說妄想的方便，遣除內心的種種妄想，達到「以

妄遣妄」的作用，好比古時世間木工師傅利用「以楔出楔」的原理，來修復木製「樁接」的種種器具。如果我們成就聞思修三慧，就能夠逐漸遣除內心的種種虛妄見解，回復內心本具的智慧光明與一切稱性功德。

海燈法師(1904~1989)，年輕時與虛雲老和尚合影。



海燈法師練成的四大絕技之一——一指禪，可如此倒立約三分鐘。



生活禪小品

一無所求

宋朝雪竇禪師四處雲遊時，某次在淮水旁偶遇曾會居士，兩人相談甚歡。曾會居士問道：

「禪師，您要到哪裡去？」

雪竇禪師很有禮貌地回答：

「不一定，也許往錢塘，也許往天台方面去看看。」

分別前，曾會居士寫了封介紹信交給雪竇禪師，囑咐道：

「您若是途經杭州，可至靈隱寺拜訪住持延珊禪師，他跟我很好，一定會好好地招待您。」

雪竇禪師欣然收下了信，便與曾會居士拜別。可是雪竇禪師到了靈隱寺時，並沒有把介紹信拿出來求見住持，一直潛藏在大眾中過了三年。曾會居士於三年後奉令出使浙江時，便到靈隱寺去找雪竇禪師，但寺僧卻沒有人知道有這麼一個人；曾會居士不信，便自己去雲水僧所住的僧房內，在一千多位僧眾中找來找去，才找到雪竇禪師，便問道：

「為什麼您不去見住持而隱藏在這裡？是不是遺失了我先前為您寫的介紹信？」

雪竇禪師立刻從袖裡拿出原封不動的介紹信交還給曾會居士，笑道：

「我只是個一無所求的雲遊僧，何需

特地請人介紹？所以我就決定不替你送信啦！」

曾會居士即將雪竇禪師引進與住持延珊禪師，延珊禪師甚惜其才，因此不久後蘇州翠峰寺住持之位空缺時，就推薦雪竇禪師出任其住持。

【附註】

「一無所求」是佛法中最高的境界。初學佛的人一定有所求，那麼應該求什麼呢？求善法、求正法！而且要從因上去求，不要從果上去求，此即是古德所謂「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收穫自然到來」的道理。若能如此，不但不會遭致罪過，反而有功德；雖然有功德，最後仍要回歸本自清淨的自性。

人其實是卑微渺小的，不論這一生的名利、權勢有多高，最後還是黃土一坯。一個人如果能「一無所求」，身心就能安定下來，也才能得到清淨與自在。一般人求名、求利、求財、求飲食和欲愛，佛法卻視財、色、名、食、睡為地獄五條根。不但佛法如此，連修仙的人對於五欲也要

放下，如五代梁唐時期，隱居華山的陳搏仙人，他廣解眾疑，淨心不為世俗所動，高尚的名聲早已傳到當時的後唐明宗皇帝那裏，明宗有意勸陳搏當朝為官，但陳搏對高官厚祿，心如止水。最後明宗在大臣的建議下，以色誘惑陳搏，挑選絕色美女三人，送至陳搏住處；誰知陳搏對美女眼都不眨一下，修書一封給明宗：「雪為肌體玉為腮，多謝君王送得來，處士不興巫峽夢，空煩神女下陽臺。」交給三女，然後不辭而別，飄然出門而去。如果每個人都能明白這個道理而清心寡欲，放下心中的欲求，不但身體可以常保健康，事業也會一帆風順，最後一定能找到真正安身立命的所在。（坏，音同培，低矮的土堆。）

縱觀當今社會，為求職小事，經常攀親帶故，請託之風比比皆是！然而如上面故事中的雪竇禪師，雖有晉升之階，卻棄而不用；吾學佛者，當效法其「一無所求」的精神，努力精勤修學佛法，依教奉行，方有成就的一天。

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

【故事一】：

古老的埃及，流傳著一則神話：在沙漠中，有一種身披深紅羽毛的鳥，稱為「火鳳凰」，聽過牠聲音的人，都難以忘懷。牠的壽命約五百年，每當生命終點時刻，便以芳香的樹枝作為柴堆，燃起熊熊烈焰，將自己投身於大火之中；化成灰燼時，柴堆中便又現出另一隻美麗火鳥，振翼沖天，因此人們也叫牠不死鳥。

這則神話值得深思的是，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使牠能毅然地投身於烈焰之中？其實這也正是火鳥精神最足以為人效法之處。歷史上，有許多傑出人物在受到挫折、打擊時，不僅沒有畏懼或退卻，反而以無比的勇氣與決心，通過逆境的淬鍊，或立功、或立德，抑或立言而流傳千古，成為後人景仰崇拜的對象。

【故事二】：

中國的至聖先師——孔子，便是在懷才不遇、韜光養晦時，激發出萬世光芒。

當時，孔子雖懷抱著經國濟世的理想，但在魯國的仕途並不順遂，周遊列國時，亦無緣一展抱負；後來，還遭逢「陳、蔡絕糧」事件，以及兩位最鍾愛的弟子——顏回英年早逝、子路慘死等諸多衝擊，孔子當時內心的低沉，不難想像。但是，他並未因此而沮喪退縮，反而在許多賢者紛紛隱遁之際，專心教學、匡正禮法，期為國家、社會培植人材。此外，他也著書立說，而其《春秋經》更在歷史上博得「亂臣賊子懼」的高度評價，對於當時日益傾頹的世道人心，有顯著的振衰起敝之效。從讚《周易》，刪《詩》、《書》，到寫《春秋》等，孔子的所作所為，無一不對中國、亞洲乃至全世界，產生數以千年的不絕迴響，迄今仍深刻地影響著世人。

【故事三】：

舉世聞名的音樂家——貝多芬，當其在樂壇逐漸嶄露頭角之際，卻在一次意外中，聽力逐漸喪失；這對一位音樂家而言，是多麼沉痛的打擊！然而，被德國人尊稱為「樂壇三B」（即指巴哈、貝多芬

和布拉姆斯）之一的他，不僅未被意外擊倒，反而堅決地向造物者下戰書，發出「命運，我要緊緊地扼住你的咽喉」的怒吼，且又陸續寫出多首膾炙人口如「第九號交響曲——歡樂頌」等動聽名曲。

【故事四】：

佛教史上有許多祖師大德，為了弘揚佛法，不惜冒著生命危險，犧牲寶貴生命，往來於天竺、西域與中國之間的絲路。古代的科技與交通遠非今日所能比擬，這些大德們在出發之前，早已了解將面對的是何等的險境；然而在一「為佛法、為眾生」的使命驅使之下，明知會埋骨異鄉，甚至曝屍荒野，還是勇敢地踏上漫漫黃沙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玄奘大師，當他前往西域取經時，沿途的艱難險阻，都在虔誦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與持誦《心經》之下，屢屢化險為夷。玄奘大師不僅通過了路途上的種種磨難，還克服語言、文化上的隔閡，屢屢在印度諸國的辯論會上，令當地著名的論師心口服；大師也因此而名震異域，聲名甚至傳

回大唐朝廷。所以，當玄奘大師載譽歸國時，長安城萬人空巷，都去遠迎這位高僧。而玄奘大師的成就實則不只如此，他於沿途所紀錄彙集而成的《大唐西域記》，堪稱在歷史、地理、文化、考據，以及了解印度風俗民情等，具有多方面的參考價值。

【附註】

不投入熊熊烈焰，火鳥發不出淒美的絕唱，也無從獲得嶄新的生命。而喜歡看海的人都知道，如果不遇上嶙峋的岩岸，則澎湃的海濤便激盪不出壯觀雄偉的浪花。同樣地，若不遭逢困厄，官運亨通的孔子，想必成不了維繫中國數千年文化道統的中流砥柱，更不致被冠以「至聖先師」的稱號，而舉世咸尊；聽力正常的貝多芬，恐怕也得不到「樂聖」的崇隆地位，世人可就少了許多精緻的心靈享宴；若沒突破重重險阻，玄奘大師可能也無法列名佛教史上的高僧，更談不上是世界史上的巨人。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當挫折來臨時，只要轉個念頭，

可能就是另一個不朽生命的起源。

言無虛出的一行禪師

一天傍晚，一行禪師從興唐寺出來散步，打算驅除一日工作的疲勞。快回到興唐寺時，暮色中撞出一個人，拜倒在一行禪師跟前，哭哭啼啼。一行禪師定睛一看，原來是先前曾經接濟過自己的鄰居王老太太；一行禪師成名顯赫後，時常掂記著要報答她的恩情。

「王婆，請起，小僧常思報遇之恩，只是無緣。何事如此？」

老太太聲淚俱下，極為淒慘地說：

「我兒子殺了人，師父您是天子的紅人，要設法發慈悲免他一死，可憐我老婆無人瞻養啊！」

一行禪師心很為難，只得說：

「國家的法度森嚴，豈能由我說了算？不如我讓僧人給你些錢物，你自己安排一下生計吧！」

老太太一聽，便從地上跳起來，指著一行禪師的鼻子破口大罵道：

「你在繸襪中，我就奶過你，後來無日不給你吃喝，怎麼長成個人模狗樣，就渾然不記得當年啦！」

老太太哭著走開了，一行禪師到底心性慈善，坐了一個晚上，默默無語，悶悶不樂，思忖著：

「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我佛以慈悲方便利他為務，吾今當救人一命才是！」

一行禪師心中漸漸明朗，於是運起竹籌演算了一番，便招呼僧徒進來，吩咐道：

「你們拿一個布袋去某某僻靜之處，守候到午時，如有活物出現，捉入布袋裏，速速回來。」

第二日中午，果然有一隻母野豬領著七隻小豬，走到那裏，僧人們分頭捕捉，只走脫了母豬。一行禪師早在寺裏準備一口大甕，把小豬一隻隻扔進去，蓋好蓋子，又用泥封死，接著口裏念念有詞，讀

了幾篇咒語。徒弟面面相覷，又有些興奮：「師父不知又要幹些什麼？」

第三日早晨，內侍捧著皇帝的詔書急匆匆跑來，拉著一行禪師進宮。玄宗問：

「司天監報告說昨晚空中北斗七星蹤影全無，什麼緣故？」

一行禪師不慌不忙地回答：

「以前北魏時火星也曾失蹤過，這些異兆是上天對陛下的警醒。老百姓生活不安定，也會招致天災，唯有皇上表明政治清和來感動上天，才能避免災禍。最急切最明顯的措施莫過於拯救生命，佛家認為慈仁之心可以降服一切魔障妖孽。依小僧陋見，不如大赦天下。」

玄宗即時下詔赦免一切罪犯。當夜，北斗七星又在天幕上閃閃生輝。

【附註】

由以上的故事，可知一行禪師的「通靈法術」實在不可思議；其「知恩圖報」的行儀更是值得效法！

一行禪師，又稱『一行阿闍梨』，唐代鉅鹿（河北鉅鹿縣）人，為我國密教高

僧及天文曆算家，乃密教五祖之一，也是密宗教理的組織者、密宗要典《大日經疏》的作者。

禪師俗姓張，名遂，是唐初功臣張公謹的後裔，出身顯宦世家，天資聰敏，過目不忘；二十歲左右，已博覽經史，精於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曾經師事印度高僧善無畏、金剛智；與善無畏共譯密教根本聖典《大日經》。據《開元釋教錄》、《宋高僧傳》等書所說，一行禪師曾從金剛智咨詢密法，請譯《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法》四卷、《佛說七俱胝佛母準提大明陀羅尼經》一卷，並受灌頂，因此一行禪師是傳承胎藏、金剛兩部密法的大阿闍梨。此外，又精於禪、道、數學、曆法之學。開元九年，唐玄宗命其訂正傳統曆法頒行天下，所著《大衍曆》共五十二卷；其後與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同制可以測量星宿運動和考察月球運行規律的黃道遊儀，用以重新測定一百五十餘顆恆星位置，並算出相當於子午線緯度之長度。又由其筆錄編纂而成之《大日經疏》二十卷，至今亦

為密教界所重視；《大日經疏》對於中國密宗的貢獻，除了把經中「文有隱伏，前後相明，事理互陳」的地方解釋明白，保存了善無畏所傳的圖位，和注明許多事相的作法與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發揚大乘佛教世間、出世間不二的積極精神，使密宗教理合理化。可惜他積勞成疾（玄宗撰碑文有「吐血忘倦」之語），不到五十歲就圓寂了。



花未開全，月未滿

《韓非子·說林》裡面記載了一個故事：

有一個叫桓赫的雕刻大師，當別人問起他的雕刻之道時，他回答說：

「其實雕刻的秘訣很簡單，就是要把雕像的鼻子雕大一點、眼睛雕小一點。因為鼻子太大了可以修改得小一點，太小了卻沒法改得更大；眼睛太小了可以修改的大一些，但是太大了就不能改小了。」

由此可知，桓赫在說這話的時候，雕刻技術肯定已經是非常嫻熟了，但是他卻總是假設自己會犯錯誤，給自己留有餘地。做人也一樣，要為自己留有進退的餘地，敢於承認自己的不足，敢於不如人，這是一種期待成長的勇氣。

【附註】

從另一種角度來說，敢於不如人，也是某種程度上的自信；只有敢於不如人，才能勝於人。俗話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雖然自己很厲害，但在這麼廣大的世界裡，比我們聰明、高超的人還有很多，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因此對任何事情我們千萬不可產生驕傲、自滿、自大的心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與優勢，也都有自己的缺點與短處，揚長避短才算機智；若勉強要拿自己最不擅長的弱處，去硬碰別人最拿手的本領，結果是自討苦吃呀！

人生當中，在經歷了幾番風雨、幾輪挫折的磨鍊之後，方才明白一個人不可能處處勝於人；凡事有得必有失，若樣樣齊

全了，也許會遭到更大的、意料不到的天災人禍。就像小病小災纏綿一生的人，往往安享天年；而無病無痛、大紅大紫的人常常遽禍忽至，猝不及防。正因為生命是無常的，因此，我們為人處事都要留有餘地。（猝，音同促，事出突然的意思。）

古訓道：「路經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時，減三分讓人食。」給自己留餘地，進可攻，退可守；飛翔就是天空，回歸就是家園。水滿則溢，月盈則虧，過猶不及，凡事皆如此。曾國藩說過：「人生最好的境界是：花未開全，月未滿」，這是一種從容淡定的心態，也是一種通透頓悟的智慧，更是留有餘地的美麗。

我們都習慣地以為周遭的事物是實在的、是一成不變的，因而當變化發生時，就視為災難，並將它轉化成控制喜樂的執著；得到就笑，失去就哭，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心總是紛紛擾擾的原因。其實，世事本來就變化無常，每一樣事物都在改變，如果我們對任何事都很執著，內心又如何能平靜呢？

人之所以痛苦，就是太執著於那些終將會失去的事物。不管我們得到什麼，失去是早已經註定的。佛法告訴我們世間的一切都是相對法，譬如「有生必有死」、「有得必有失」、「有來必有去」、「有善必有惡」、「有對必有錯」、「有大必有小」、「有是必有非」、「有長必有短」……；如果我們無法看透，那就不可能終止苦難。其實，想要解脫煩惱痛苦並不難，只要肯放下執著，當下就能解脫！



真知道，就做不到

大約在一千四百多年以前，也就是南朝梁武帝時代，有位雲光法師在南京西南郊石子崗設壇講《法華經》，他微言大義，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將玄秘古奧的佛理真諦闡述發揮得非常明白透徹，不但令在場聽講的百姓眾生震撼，也讓上蒼諸神感動。神仙們用法力將天邊的五色之石攝來，化作繽紛彩色雨花灑落在經壇四周岡

巒之上來供養，人稱「天花亂墜」；雨花落地為石，故稱「雨花石」，講經之處從此更名為「雨花臺」。雲光法師生平極好吃牛肉，志公禪師屢勸他說：

「法師！你講經講得這麼好，怎麼這點就放不下呢？」

他屢勸不改，且巧辯：

「我這是『吃而不吃』！」

捨身之後，雖然講經講那麼好，也得隨業受生，托生為牛；四、五年的時間，這牛就長大了。牛拉車勞作，還受人鞭打，飽受煎熬，其苦難言。有一次，牠拉的车陷在爛泥裏頭，拉不動了。這時候，適逢志公禪師路過，以天眼觀之，知牠是雲光法師轉生的，就問：

「雲光！當初勸你不要吃，你說你是『吃而不吃』。那麼，你現在身為牛，云何『拉而不拉』？」

牠聽了之後，生大慚愧心，把頭往後一回，天靈蓋撞到車轅子頭，就把天靈蓋撞破了，流了許多血，不久就死了，牠就這樣自殺了。

【附註】

照理來說，雲光法師說法能感得天人散花，必定很有修行，但他只是在法上通達，徒有緣起性空的知見，卻沒有實證。以為功夫到家、嗜吃牛肉的他，竟邊吃牛肉邊講緣起性空，不知解行並重；結果死時業障現前，作不了主，隨業流轉投胎為牛，幸而遇見志公禪師開示，才得解脫。雲光法師，既知緣起性空，就不要吃牛肉，那才是真正了知空；如果還執著要去吃，那就不是真正知道空理了。雲光法師由於一念之差而斷送法身慧命，於六道中枉受輪迴之苦，真是可惜！學道之人應深自警惕！

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作學問是累積而來的，是一個加號，如儒家說：「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三字經》中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學海無涯，所以要博學多聞，活到老、學到老。修行則是一個減號，經常檢討反省心

當中的無明煩惱，有了過失馬上改過，煩惱化得乾乾淨淨，清淨心、無為心現前了，就是淨土。雖然是兩條路，但不相衝突。修行要對自己負責，騙得了別人，但騙不了自己；若真知道，就一定做得到。古德說：「以始覺之智，照本覺之理。」

所謂照空、照假、照中，無非是要去除心中的妄想與執著；因為沒有妄想執著的這念心，就是本具的菩提心，也就是我們的真生命！所以既然「知」，就一定能「行」，「知」並不妨礙「行」，「行」到最高的境界亦不離開這一念「知」。因此，能做到「知行合一」，我們這一生修行才不會走遠路，更不會走錯路。

隻手之聲



默雷禪師有個叫東陽的小徒弟。東陽看到師兄們每天早晚都分別到大師的房中請求參禪開示，師父便給他們公案，於是他也請求師父指點。

「等等吧！你的年紀太小了。」

但東陽堅持要參禪，禪師也就同意了。到了晚上參禪的時候，東陽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然後在師父的旁邊坐下。默雷禪師微微含笑地對他說道：

「你可以聽到兩隻手掌相擊的聲音；現在，你去聽一隻手的聲音。」

東陽鞠了一躬，返回寢室後，專心致志地用心參究這個公案。一陣輕妙的音樂從窗口飄入，他叫道：

「啊！有了，我會了！」

第二天早晨，當默雷禪師要他舉示隻手之聲時，他便演奏了藝妓的那種音樂。默雷禪師說道：

「不是，不是！那並不是隻手之聲，隻手之聲你根本就沒有聽到。」

東陽心想，那種音樂也許會打擾自己。因此，他就把住處搬到了一個僻靜的地方。這裡萬籟俱寂，什麼也聽不見。

「什麼是隻手之聲呢？」思量之間，他忽然聽到了滴水的聲音。

「我終於明白什麼是隻手之聲了。」東陽在心裡說道。

於是，他再度來到師父的面前，模擬了滴水之聲。

師父說：「那是滴水之聲，不是隻手之聲。再參！」

東陽繼續打坐，諦聽隻手之聲，毫無所得。他聽到風的鳴聲，也被否定了；他又聽到貓頭鷹的叫聲，但也被駁回了。隻手之聲也不是蟬鳴聲、葉落聲……。

東陽往默雷禪師那裡一連跑了十多次，每次各以一種不同的聲音提出應對，但都未獲認可。到底什麼是隻手之聲呢？他想了近一年的時間，始終找不出答案。最後，東陽終於進入了真正的禪定而超越了一切聲音。他後來談到自己的體會，說：「我再也不東想西想了，因此，我終於達到了無聲之聲的境地。」

東陽已經「聽」到隻手之聲了。

【附註】

一旦仔細去聆聽那「隻手之聲」，人就踏上了心靈的解脫之旅，心感受到的萬物之豐富，遠遠超過自己視線範圍內的一切。內心豐富，卻可呈現一種空無的狀態。

態，東陽在「無聲之聲」的境地中，進入了真正的禪定。

我們對於世上的知識、財富、愛情等等，總是期望別人能教導我們、成全我們、愛護我們，甚至於想覺悟成佛都希望別人幫忙，但就禪宗而言，世間上的一切事情，唯有放曠達觀，才能怡然自得。一個人能否時時刻刻都很快樂，關鍵在於不受物欲的主宰，而能遊於物外。人們只有擺脫了外界的奴役，看淡各種名利之欲，自己能主宰自己，才可永保心靈的恬靜和快樂，人生自然逍遙自在！

人要立身處世，當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不為權勢利祿所羈，不為功名毀譽所累，明察世情，了達生死，能臨危不懼，能以本色面世，不費盡心機，不為無所謂的人情客套禮節規矩所拘束，才會怡然自得，真實自然。

俗話說：「海納百川」，而人的心是大海與高山都不能比的；唯有解除心中的框框，把心放空，讓心柔軟，就能達到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一切隨緣，運用自如。

認識你自己

古剎裏新來了一個小和尚，他積極主動地去見方丈，殷勤誠懇地說：

「我新來乍到，先幹些什麼呢？請方丈支使指教。」

方丈微微一笑，對小和尚說：「你先認識和熟悉一下寺裏的眾僧吧！」

第二天，小和尚又來見方丈，殷勤誠懇地說：「寺裏的眾僧我都認識了，下邊該去幹些什麼呢？」

方丈微微一笑，洞明睿犀地說：

「肯定還有遺漏，接著去了解、去認識吧！」

三天過後，小和尚再次來見方丈，滿有把握地說：

「寺裏的所有僧侶我都認識了。」

方丈微微一笑，因勢利導地說：

「還有一人，你沒認識，而且這個人對你特別重要。」

小和尚滿腹狐疑地走出方丈的禪房，一個人一個人地尋問著，一間屋一間屋地尋找著。在陽光裏、在月光下，他一

遍一遍地琢磨、一遍一遍地尋思著。

不知過了多少天，一頭霧水的小和尚，在一口水井裏忽然看到自己的身影，他豁然頓悟了，趕忙跑去見老方丈……，老方丈含笑地說：

「世界上有一個人，離你最近也最遠；世界上有一個人，與你最親也最疏；世界上有一個人，你常常想起，也最容易忘記……這個人，就是你自己。」

【附註】

佛就是要我們認識自己、看清自己、找到永恒的生命。我們這一生最難做到的就是「認識自己」，所以古希臘的智者在太陽神阿波羅的神廟門上留下了這樣的警訓：「人啊，認識你自己！」

看不清自己、不認識自己的結果，往往就是活得不明白；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活著，不明白人活著有什麼意義。如果我們活了一輩子，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自己應該去幹些什麼都沒搞清楚，又如何談到「活得幸福」、「有所成就」呢？很多人活得夠用心、夠努力、夠忙

碌、夠辛苦，但就是活得不快樂、不幸福、不成功，因為他們看不清自己，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麼，不知道什麼該堅持、什麼該放棄！

別再自擾，煩惱都是自找的。當我們在為種種苦惱的事感到失落甚至掉淚時，其實快樂就在身邊朝我們微笑。做一個快樂的人其實並不難，擁有一個幸福的人生也很簡單，只要記住三件事：一、不要拿自己的錯誤懲罰自己；二、不要拿別人的錯誤懲罰別人；三、不要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唯有如此，人生才能幸福美滿。

蓮花與荷葉



一名僧人問智門禪師：「蓮花在尚未出水的時候是什麼樣呢？」

智門禪師回答說：「還是蓮花。」

僧人又問：「那出水之後呢？」

智門禪師：

「出水之後就變成了荷葉。」

雪竇禪師恰巧從他們二人身邊經過，聽到他們二人的對話之後，作了一首詩：

「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

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附註】

蓮花始終是蓮花，正如人本來清淨的自性，但若不能正確認識，一疑才解，一疑又生；凡事不能自己解決，反而處處求助他人，必然在疑惑叢生中迷失自我！當一個人迷失在對自我的尋找中時，又怎能以一種坦然與平和的心境迎接生命更多的挑戰呢？

要想做一個明白人，首先應正確地認識自己並評價自己，既不可自卑，更不能自傲。每個人都是最優秀的，要擦亮眼睛去認識自己、欣賞自己、發現自己並重用自己，同時又要時刻提醒自己切不可得意忘形；因為每個人都不過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個，也不過是滄海中的一粟而已！

做人應該像一面鏡子，時時刻刻通過對自身的觀照來反省，不斷加深對自己的

認識。而現實中，人們常常「認識諸世間，然不能認識自己」，就好比「不識廬山真面目」，而原因恰恰正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緣故。到底人要認識自己的什麼呢？認識自己的環境、認識自己的能力、認識自己的學識、認識自己的因緣、認識自己的家世、認識自己的志趣；當然，這只是每個人需要了解的一部分而已。認識自我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就好像人必須一步一步攀山越嶺，從山中走出來，才能在豁然開闊的視野中看清山的本來面目。

人的一生，只和兩種人相處，一是自己，二是他人。人生的時空本是一個渾融的圓，所以無論自處，還是處世，就像在畫圓；以自覺、自度為圓心，以慈悲、利他為半徑，所畫出來的就是這個人生時空的圓。要想將這個圓畫得圓滿，最重要莫過於認識自己！找到自己、認識自己，做一個明白人，才能有一個明朗的未來，年老後才不至於悔恨，才不會覺得虛度此生。

驅虎惠民

懷空法師，明代河陽人，在當地廣福院出家，禮大明禪師為師；大明禪師知道他是大乘根器的人，受具足戒後，鼓勵他去參遊四方，於是，他到京師各地參方，頗有獲益。

有一日，懷空法師從定安山經過，遇一老人，白髮持杖，笑容可掬地向法師行禮，並請求法師在此住持，自己願永做護法，懷空法師便在此地區擇基地結茅屋而住。懷空法師有大法力，他知道：前所見之白髮老者，乃是當地的土地神也。

懷空法師結茅住修以後，沒有多久，有村民持矛追逐老虎入山，看見懷空法師在山上住，便很歡喜地說：

「此山多暴虎，村民不能安住，祈請和尚，示以息災之法。」

懷空法師道：

「老虎也是眾生，汝等若屠宰牠，牠自會尋求報復。這樣一來，互相償報，便沒有個止期了。老僧將為你們禳災，可以使虎患平息！」

鄉民們說：「我們是鄉野凡夫，唯願老和尚教導。」

懷空法師說：

「你們回去，準備法筵道場，施捨大會，我為你們消災息難。」

鄉民走後的當天晚上，有一隻老虎，來到法師茅庵門前，伏地閉目，如求法師消罪的樣子。懷空法師喝責牠道：

「畜牲！你前世為人作惡，今生變成虎；一報未減，更增罪殃，噬食人類，死墜地獄，天不見誅，我為汝等可憐！我將為汝等設道場消災。」

老虎聽後，慢慢地站起來，望著懷空法師，連連點頭，然後離去。

次日，法師到山下去做法會，會畢還山，見那隻老虎帶來七條虎子，在茅庵前等著，法師把施主所送的齋食，擲給七虎分食。各虎食後，伏臥不動，法師便當場為這七條小虎，作懺悔、祝願，法事完畢，各虎相攜而去，不知所往。從此以後，此地區永絕虎患，年年豐收。百姓感德，歡喜不已。

當時，張遼大夫，為州牧，派府吏，迎請法師入州，師以病辭。於是，州牧派工匠，來為法師修建寺廟。懷空法師一直駐錫在此廟，直至命終，世壽八十二歲。死後火葬時，得舍利子若干，州牧又建塔供奉之。

【附註】

野獸畜生都能受感化，何況知道讀書受教育的人類，只要能聽取善知識的教導，能確實體悟，真誠地洗心革面，棄惡從善，及時放下屠刀，當亦可立地得道。就像歷史故事中的賈淑，性情險惡，同鄉的人，都對他嗤之以鼻，引以為患。林宗的母親去世時，賈淑也來參加弔唁。不一會，孫威直也來了，他見到林宗接受惡人弔唁，沒有進門，就轉身離開了。林宗立刻追上孫威直，向孫威直道歉後，又說：「賈淑確實有惡德，但其能洗心改面，也是孔子所提倡的，所以我允許他進門。」後來，賈淑知道此事後，非常感動，也非常慚愧，賈淑繼續努力提高品德修養，最終成為一名善士，享譽四方。

變形拔友

如來在無量劫前，因積福生天，做帝釋天王，以道力故，不昧本來，常作苦、空、無常、無我的覺觀，安座則常自警惕，出遊則廣行勸化，開拓智光，精修慧業，未嘗懈怠。又哀憐塵世眾生，不忍捨棄，因見他過去生的一位朋友，今生生為女身，嫁作商人婦，一向在市肆中，營營忙忙，已是在財帛之間打滾，昧卻本因，不念無常了。

帝釋於是化作商客，來到此間，婦人用一向招待主顧的態度，來招呼他，請他上座。商客深深注視婦人，微微含笑，婦人覺知了，心中甚覺驚異，但是商人並無輕薄之態，只是覺得含笑不言之中，夾雜著無窮的深意。

婦人身旁站著她的小孩兒，手中敲著小鼓，玩得頗自得其樂，商人又深深注視那小兒，依然微笑不語。

婦人鄰居的父親病了，想要殺一頭牛來拜神祈禱，正牽牛走過去，商人又深深注視那牽牛的少年，暗自微笑。沒多久又

來一位鄰居，是位婦人，手抱著心愛的兒子，那小兒手中玩弄著小刀，一剎那小刀劃破母親的臉頰，鮮血流，溼染了頸部，大家都十分驚駭，商客卻仍是冷笑。

婦人暗中留意那客商的舉止，一一看在眼裡，覺得十分詫異，便問道：

「您坐在我面前，含笑不止，又看著我兒和鄰人也都連笑不休，到底是為何緣故？」

客商答說：「你我是至相知心的朋友，難道妳忘了嗎？」

婦人默然色變，頗不高興，怪這客商言語唐突而無禮。

客商又說：「弄鼓的小孩，本是妳的父親。他死後孽債驅策，一度投生為牛，牛死後皮就被用來做鼓。牛被宰殺後，罪業已盡，又得人身。茫茫業識，不知何往，適妳受孕，於是便做妳的兒子。隔了前後世，或為妳父，或為妳子，已經不相識了，更何況是經歷多生多劫？看那小兒手中弄鼓，鼓所用的皮便是他自己前一世的身皮，這小孩竟敲擊尋樂，忘卻前一世的

苦，昧卻本來的因了。即便你的鄰人，為了父親生病，殺牛媚神，求增福祉。不知殺生反是結下怨毒，種下禍根，來世牛轉為人，父歿為牛，兌換因緣，苦樂相尋，這人昏昧，愚孝反而連累父親啊！還有那鄰婦，在過去生時，做人的正妻，她兒子在宿世生為女人，與她共事一夫，是做偏房。這正妻兇悍善妒，每每用慘無人道的手段虐待側室。正妻死後，再一生仍為人婦，側室歿後，生作正妻的兒子，現在用刀劃破她臉頰，正是要報宿怨，而那鄰婦受苦，亦是宿業所使，也不敢怨恨！唉啊！世事無常，權和勢每相轉移，惡業隨身，恰如影子隨形，而每隔一生，宿生的種種，便完全忘失了，而累報以來，沈沈長夜，所造惑業，所受罪苦，何時方歇？我所以含笑不止，正為這緣故啊！須知世間榮華富貴，轉眼便消滅，一切都是無常，切莫隨同流俗、愚癡暗昧，當急嚴持五戒、精修六度，力求自拔，我現要回去了，以後我會再來看妳！」

婦人一聽之後，漸漸了悟，於是一洗

前態，齋心潔志，反華為樸，心裡且盼著這商客能再來。

一天，帝釋又來了，他再化成一個貌醜衣破的人，向守門的人說：

「我的朋友在裡面，請代我喚來。」守門人進去報告主婦，婦人出來看看，說：「你不是我的朋友。」

帝釋又微笑不止，說道：「才隔沒幾日，我變化形貌，更改衣服，妳便不認得了，更何況是隔了幾世幾代的人或事？」

於是又深重叮嚀：「妳當勤奉佛法、攝心止念、依教起修，人身易失，佛世難逢，高行比丘，難得供養，命在呼吸間，不要溺墮在業海苦坑中哪！」

那人說完便隱身不見了。此婦人便是彌勒佛的前身。

【附註】

哀哉！眾生一入胞胎，隔陰之迷便一切盡忘，故凡是今生今世之所最喜、所最惡者，必是宿生習氣之最重者。由此亦可推知，吾人今生能聞佛法，慕向佛道，必是多生累劫早曾受持佛法；然而慚愧的是

一生又一生輾轉至今尚未成功，今生再不切求出離，更待何時？而吾人之親戚眷屬，亦必過去生於佛法中，曾種善根，但以隔陰之迷，或記或忘，只要得善知識提引，必皆能從佛法中得利。《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云：「假使大火滿三千，及彼莊嚴諸牢獄，如是諸難悉能超，皆是如來威德力。」願在佛力慈暉中，業消智朗，使我以及與我有緣之眾生，悉得成就菩提道！

我們修佛，本應無所求，但是在無所求中不妨像圓瑛法師，他有三求，求福、求慧、求生淨土。我們現在是眾生，沒有一點福報，就處處是苦惱，處處有人打擊你，多少人找你麻煩；沒法修行，所以要有福、有慧。一點福報沒有，有道場不能來；一點智慧沒有，在道場聽不懂。已經有福有慧，仍要讓他繼續增長。福德、智慧都徹底圓滿了就成了佛了，為了能真正自覺覺他，文殊、普賢都求生淨土。所以我們在家修行要有出離心、慈悲心，要堅持正信，求生淨土。

叩拜
不是彎下身體
而是放下傲慢
念佛
不是聲音數目
而是清涼心地

丁酉四月四日
徐若水書

徐若水先生，是我近五十年的好友，國文老師退休，近年來勤練書法，卓然有成，特央請他書寫近來網路盛傳的偈頌。